

旷世凡夫

弘
一
大师传



柯文辉 著

东方出版中心

104716

B949.92

39

旷世凡夫

柯文辉 著

弘一

大师传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

柯文辉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印张:13.2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319千字 插页3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1-6 000

ISBN 7-80627-295-X/K·18

定价:21.00元



弘一大師遺像
(1941年攝于晉江)



1942年圓寂后照

引 言

二十世纪已是尾声，我们冷峻地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一公是百年间罕遇人物。夏丏尊先生以“认真”二字总结一公性格特征，不愧为知友名言。一公涉及文化、宗教、艺术，大才未尽，已足以不朽。他处于继往开来，在转折点上的位置，故曰“旷世”。但他又并非站在云头的神，而是双脚牢牢立于大地又极有人情味的人。他自号“大心凡夫”，我们溢为“凡夫”，正是尊重并表现他的本意。

他执意做一个翩翩佳公子，做得挺出色。丝绒碗帽，正巾缀一方白玉，月白长袍，紫色章绒的琵琶襟坎肩，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之间。（丰子恺、王翁如所记）

他坚决做个留学生，做得十分彻底。

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手杖，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戴着无脚的夹鼻眼镜，留着一撮东洋式的唇髭。丰子恺说他“活像一个西洋人”。

他当教师当得很符合标准格式，又不失美术家风采，与富公子洋学生判若三人。

粗布灰袍，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非常清洁，黑钢丝边眼镜，仍是身材窈窕的美男子。他高坐在讲台上，露出上半身，“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窝，显示和霭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丰子恺语）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

学生朱文叔用一个“清”字概括一公：

“身材适中，因为清癯的缘故，在我的心目中显得高，尤其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心中每不期而起的‘仰之弥高’的感觉。音乐教室的前面是一个校园，有时先生在那里观赏花木，亭亭静立，也使我起一种‘清标霜洁’的感觉。”

“目光是清湛的，无丝毫垢滓，更不含丝毫嗔怒之意，因为他不多说话，和他日常相见，每有极短暂的相对无言的时候……只见他双睫微垂，觉得好像有无量悲悯之情从他目中流露出来。

“语音是清越的，无论在上课时，在日常相见时，他的说话总是那么轻缓，可又那么有力，能使听者欢于耳入于心。

“至于容止气度，真是一清如水。唯其清，所以洁净，远离一切污染。身上布衣一袭，净无微垢；室中明窗净几，洁无纤尘。这且不说，只要你一接近他，就觉得有一派清气，浸润着你，涵濡着你，使你自惭形秽，使你的鄙吝之萌不复存于心。

“唯其清，所以和悦，温温穆穆，从无疾言厉色。我记得在学业上，所有同学都没有受过先生的训斥，可是对先生的功课，大家都诚心诚意地想做得好。目的不在分数，只是希望先生因此而能更悦，更欢喜。

“惟其清，所以静，安然谧然，从不惶然惑乱，就是同学们，一班三四十人，在他的课上也不曾有躁急烦嚣的表现。

“唯其清，所以淡，泊然恬然，我不曾见他有过得失之色，羡慕之容。

“清斯明，先生真像光风霁月。

“清斯秀，先生真像花中之莲、木中之松。”

他当和尚，当得很彻底，一切出自内心的要求。过午不食，过冬仅着三件单衣。精研律宗，学行合一。“一件衲衣，计有 224 个布钉，皆亲手自补。”一双芒鞋穿了十五年，显示与富家公子挥金如

土的强烈反差。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室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姜丹书语)“自有他一种不可以形容的仪态，而且足步好像是很沉重的，又像穿梭也似的，一步紧接着一步，和着身子一齐向前地并进着，在他的身上穿着的那一件朴素而瘦长的衲衣，当他步伐不止的时候，那飘飘而有力的衣角，总不见得会自然地向下垂着的……”(贤悟语)

人可以信仰宗教，可以不信宗教。愿意的话，都无妨来走一次弘一法师的心灵旅程。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传记著作，真实地写出了弘一大师传奇的一生。

弘一，俗名李叔同，生于官僚兼富商家庭。少年时勤奋好学，在诗词、篆刻、书法等方面均见才华。19岁时，因被疑康梁同党而被迫离津逃亡上海，一度与诗妓往还，扬名艺苑。此后不久，东渡日本，习油画、音乐。所作歌曲《送别》等为后人传唱不衰；在绘画上也有许多不朽之作；最早引进话剧艺术并成为中国第一代的话剧演员。辛亥革命后回国，执教于天津、杭州、南京等地的艺术学校，桃李满园，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均出自其门下。1918年出家，受尽艰苦，悉心佛法，成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著作闲富。

本书资料翔实，评点无多，剔除了传闻与迷信成分。作者身心投入，颇有学术见地，并努力开掘传主心路历程，把圣者还原到凡人的高度。本书可读性强，也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目

录

引言	1
----	---

上卷:李叔同

家世	3
幼年	10
离津	17
旅沪	26
留日	57
音乐	92
归国	111
育人	123
断食	143

下卷:弘一大师

出家	173
旭曦	203
寮灯	226
云水	251
护生	264
澄秋	276
白湖	291
道侣	312
霜花	323
青岛	340
晚香	355
关中	375
夜钟	388
余韵	401

上卷

李叔同

家 世

李叔同先生诞生于天津的故宅，为今粮店后街东侧陆家竖胡同2号，坐北向南第一家。门楼算不上高大，正面有平门四扇，颇似影壁，常年关闭，东边另有小门出入。用青色方砖铺地，上房居北，东西屋各三间另有小厦子，长方形三合院内栽着一株梅树，枝繁叶茂，苍然滴翠。北房后面小院内，另有三间灰土房，供婢仆居住。

走出门楼子，胡同东口是地藏庵，本世纪初一度兴起过废庙办学运动，古庵改为宣讲所。沧桑历尽，而今那里是一家缝纫工厂，旧迹荡然无存。故居南边民居栉比鳞次，稍远便是金盂河小口河沿。附近的三岔河口，为天津最早的居民点。旧居于1929年前被叔同二哥卖给了北大关河北大街公记货栈的毛维霖，在修缮时拆去门楼，门侧砖墙垛尚存旧貌。

1988年之前，史料及小说皆称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理由是他23岁时曾以平湖县监生的资格参加过一回乡试。其实，他22岁时还去过河南应试，并不能证明原为豫籍。1988年叔同侄孙女李孟娟发表《弘一法师的旧家》一文说：

我听郭氏老姨太太对我们家里的晚辈们说过：李家的祖上是从山西迁来的，靠串街卖布为生。还说我家的老祖坟地在津北张兴庄和宜兴埠之间，已经埋葬了几代人了。我还听家中的老保姆们讲，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

谱，但我祖父没有答应。

根据以上的说法，我家的祖籍可能是山西，不是浙江平湖。

为就近应考而填写“入籍”、“冒籍”、“寄籍”某地的事，在科举时代屡见不鲜，叔同久居杭州，做过类似的事也不足为奇。故二说并存，待明家教正。

叔同考天津县学时，曾在考卷时填过：祖父李锐；叔祖父李锜。李锐单传为叔同生父李筱楼(1813~1884)。

筱楼老人讳世珍，早岁教过家塾，1865年(同治四年)乙丑科会试，与李鸿章、吴汝纶(桐城派古文家)，同被录取，座师乃大学士孙渠田。据档案馆钞本《乙丑科会试题名录》，是科取士252名，“第七十名，李世珍，直隶天津府天津县附生。”附生是何功名，不详。又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所刊《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一书所载：同治四年考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三名；第二甲赐进士出身100名；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162名)，筱楼列名于后者，居第79位。

筱楼既中进士，被授吏部主事要职。当时官场黑暗污浊，卖官捐官司司空见惯，平淡无奇。他任职几年即跳出仕途，返回津门经商，主持慈善义举，60岁前后买下河东粮店后街60号大宅院，门前挂着“进士第”横额，不过匾上所纪系第72名，与前述《索引》有别，其故不明。过道上还悬有“文元”大匾，颇具富贵气。新宅前院是做内局生意的钱铺，原名“桐华”，后改“桐达”。柜房廊柱上挂有对联，上下联为首嵌入“桐”、“达”二字，老人次子文熙字桐冈，叔同一度自署“瘦桐”，不知可与店名有涉？

筱楼翁在宫北大街另开设一座桐兴茂钱铺，专做门市生意，同样财源茂盛。

他在孙家胡同(今顺风胡同)举办“备济社”，李鸿章题匾额，施

馍馍厂，接济孤寡清寒，施舍棺木。他还出资兴办义塾，供附近贫苦儿童免费读书。这些义举使他被乡人们敬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因城内冰窖胡同另有一位李善人，故各冠以地名，以示区别。）

叔同 40 岁后对入室弟子画家丰子恺说：“我有许多母亲。我的生母很苦。”足见筱楼居士是一位多妻主义者。

正室姜太夫人享年 84 岁，是长子文锦生母。

郭氏老夫人为第一侧室，终年 86 岁。满头白发，后辈称之为“白头发奶奶”。按照筱楼公遗书规定，姨太太身亡棺木不得从大门抬出，只允许由后门出殡。郭老夫人很受后代敬重，治丧时一家之主李文熙表示他愿对如何出丧装糊涂，这样，郭氏才得自大门出棺，与筱楼公合葬。她生前天天拜佛，晚年由女仆萧妈照应。叔同有位同宗的三姐，每年登门串亲时总是与郭氏同住。这位堂姐是李锷的后人。

第二侧室张太夫人早歿，生次子文熙。

第三侧室王太夫人，叔同生母，1861 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生，小于筱楼翁 48 岁，有些文化。大抵出身微寒，她在李家地位较低。

叔同同父异母弟兄三人：

长兄文锦生平未留下什么史料。诸家记载均称其“早夭”。早到什么程度？估计当在 20 岁左右，且已娶妻生子。妻系婆婆死后吞金自尽，表面上是殉亲尽孝，实质上也与孤苦无依有关。

二哥文熙长叔同 12 岁，字桐冈，自幼体质欠佳，筱楼公怕他和文锦一样短命而绝了后嗣，才纳王氏为妾。

桐冈又字敬甫（1868～1929），中过秀才。30 岁始习中医，善于钻研，享名一时。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陆续将河南省内黄县引地（盐业）出让，钱铺也因管理人刘大爷郑三爷年事渐高，经营不善而随之关闭。到他年过半百，始拜一位 30 岁的青年为师学习西医西药。治病之余，常常背诵英文病名，拉丁文药名，还操刀解剖青蛙，

试图中西医兼通。当年同业之间互相尊重对方长处,每有疑难病症,尚能介绍到长于治疗此病的医家就诊。桐冈被同行及病家称为李二爷,上午在桐达钱铺柜房应诊,下午出诊,脉礼较昂贵,附近一元(银元),远处二至三元,过海河至英法租界收四元。等到他垂暮之年每元又加车费一角,赏给专门给他拉黄包车的仆人李升。李氏医寓地处奥地利租界,桐冈是绅士,为租界“华人懂事”之一,董事会完全仰承奥国领事鼻息。李宅柜房放有一架钢琴,是领事所赠。桐冈体弱,常服自家所制中药补丸,搓丸的是他早年的书僮、后来的家人张顺,起居出外也由张顺照料。桐冈爱菊花,每年金秋皆要从东马路玉芳园花店买得很多盆,春节前也要买花,交给儿子浇灌。

桐冈原配卢氏,生一女及长子麟玉。卢氏歿后,继室姚氏,和政治家李石曾的夫人为同胞姐妹,两家关系较为密切。姚夫人生子麟符、麟玺,女李谦、李坤等。姚氏死后不久,桐冈出诊时从黄包车上摔下,臂受重伤,生活难自理,便买得贫家女卢佩琴为侍妾,照料饮食起居。1929年1月27日,麟玉生子李卫,3月,桐冈由天津来北平看孙子,适李卫生湿疹住入法国医院,桐冈日日去探病,他怕孩子夭折,宣布过继给亡兄文锦为长孙,这当然是迷信。麟玉见父年老多病,留他长住北平,在家应诊,不再挂牌招徕患者。桐冈说:“我在天津卫专门考别人,绝不到北平来让别人考试。”事隔不久,即患脑血管硬化失去思维能力,由卢佩琴作主,让子女护送回天津。9月,桐冈歿,他生前即在天津西头小梢子口附近购得茆地一块,死后葬在那里,未入祖坟地。出丧时,翰林刘嘉琛主祭并点神主,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报门”,算是体面结局。50年代之初,麟玉和弟妹议定将卢佩琴“扶正”为继母,孩子们尊称“奶奶”,不再以姨太太看待。卢氏死于1981年,享寿80岁。

桐冈医道颇精,如李石曾之母病重,求他去看,他一看前面大夫所开处方用了蛤蚧,便说开错了药,此病不治,几日后歿,果然不